

本土文本

一个嘴唇苍白的女人,正捧着保温杯在会议室里咳嗽。“因为疫情,他的客户被隔离,再隔离,你看,佟总,这是他客户发来的信息,房子要的,房东也在问客户什么时候来谈。”佟总终于举起她的胖手指,对着哀伤绝望的店长做了一个停的手势:“明天我和监察部门沟通一下,看能否再给他十天!”十天?我以为听错了,我本来以为是三天,抑或一周,结果是意想不到的十天!大伟知道了该多高兴啊。要知道,这几天,大伟一天二百个营销电话,三番五次地催他的杨先生来签合同,看得出杨先生有点烦了,“周末不行吗?我要到下周末才有空!”“可下周房东要出差。”大伟竟然说谎了!房东明明是个家庭主妇!

“请朋友代签也行啊!”店长及时地摺掉了大伟电话。

“你疯了吗?这样催,客户要毛了。佟总已经同意我帮远程作担保,这十天他那个南京老师应该出来了。”

我爱我失而复得的工号,我更喜欢在工号上和小伙伴说话,为此,我的嘴巴在生活中沉默如山,我的工号如黄鹂鸣春。所有要说的,想说的都储藏在工号里,以文字发出。

我说:“我要请大家吃龙虾!”大伟满怀期待地说:“等你开单了再吃,我不是不同意你改行,而是送外卖太危险了。有个下雨天,我过十字路口,雨被突然被风掀起来盖住了脸,那个追尾的卡车离我只有一拃的距离。”大伟拿起茶杯作了作。“中介虽然苦,但赚钱还可以。”“那你天天觉不睡,搞到晚八点吃得消吗?”我问大伟。“习惯了就好了。开单了就有劲,再说我亲戚朋友都很帮我。这个交意向金的杨先生就是我表姐介绍的。交完税,这单有三万九的佣金,提成近两万呢!”

艾总笑着安慰我:“胜利往来自再坚持一下之后,当初我也

封号

(小说)

□吴 翰



绘图 瞿溢

和你一样,第三个月底才开单。看到我的工号了吗?2776,想必你也知道,它有十三年之久了,可是,你能在富尔顿的系统里找到第二个27开头的工号吗?没有,一个也没有,最后一个27开头的工号在五年前没了。那个女孩叫庄丽,客户举报她过户态度太差。你说一天过三个户,至少两个半贷款,一个星期下来十三个,两个月是一百二十个,几年下来,谁吃得消?”

“你知道吗,庄丽被封号后,在店里拖了三天地。她起先不相信公司不要她了。所以,她拖地的时候并不忧伤,还对我展示讨好的笑容,她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跟我说,然而又不知从何开始。庄丽在最后一天里录了九十套好房子,我听到她对房东打电话,极其专业地压价、约谈、沟通价格,我一度以为她在谈单,仔细听了一会儿,原来她是在向我展示她想好好干的诚意。我一度犹豫是否要重新请示公司,对庄丽观察一段时间。现在,我把这机会给了你,远程,你可不要辜负我。”

我偷偷将桌上的小物品分批带回家。我想,我应该像个大限来临的猫提前到达一个宁静无人打扰的地方。离下班还有一分钟,我冷不丁地站起来对店长说:“这段时间,谢谢你对我的关照,还有三天我就不来了,有个朋友请我去帮他卖酒。”我没告诉店长南京客户又延期了。

店长追出来:“那要搬酒的啊。”“不搬,朋友说他知道我做菜鸟驿站时搬货伤了腰,只看酒,不搬酒。”我远远地挥了挥手,大声喊,“店长,告诉大伟,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第二天我还没起床,行政来了电话,我很生气,这个行政怎么通知交接来得如饥似渴的,结果却是,你填一下转正申请表吧。我懵了,我什么时候开单的?行政说,开什么玩笑,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店长用疲惫不堪的声音解答了满腹狐疑的我:“昨天晚上你走后,大伟连夜找到杨先生家,一直等到深夜,杨先生非常感动,立即写了委托书。他龙城的朋友当晚就替他签了合同。也就是说,这单昨晚凌晨已经在法律上生效了。”

“我要告诉行政部,这单我从来

没参与过!”

“你干吗?”

店长愠怒地摺住我的手。我用另一只手飞快地捉住鼠标,以更快的速度点击发送了两行字,没等行政小姐回答,我已经关掉主机。还没走远,我眼泪又下来了。其实,一周前我就已经开始找工作了,虽然说疫情期间用工少,但临时过渡一下总不难。有一个卖酒的老板答应请我替他看店,不搬东西。

卖酒的老板对我十分满意,他看出我对什么都满腔热情,我比任何一届前任都热爱他的酒和他的店。我用双手亲热地抱着酒,而非单手拎瓶;我用洁白的抹布擦拭酒瓶,而非脏兮兮的毛巾。老板很快藏定了我的薪水,比富尔顿还多一顿饭!

三天之后,我正抱着一瓶梦之蓝,准备把它放到最上面的货架上去。此时,我的手机微信“咚”地响了一声,是卫星和店长!这是两条内容差不多的信息:“快来上班,大伟和艾总在帮你的南京老师面谈,客户已经签了字,现在房东在签字了!一百五十八万!你的客户一直在问,你在哪,来吧,我们一起地老天荒。”(三)

汽车,或城市间的奔跑

(散文)

□邓荣成

在我的记忆中,汽车曾经是妙不可言的神奇之物。

急促的笛鸣,伴着呼啸而至的阵风,刹那间猛冲过来。担着货物到郊庄小镇赶集的农人措手不及,不由自主地面带惊恐的神色后退两步。汽车到了小站,还不情愿停下来,喘着粗气又往前蹿了两步。驾驶员猛踩刹车,车屁股冒出几缕黑烟,四个轮子才懒洋洋地打住,不再撒欢。驾驶员面色通红,扯出一个黑不溜秋的手巾,歪着脖子来回拭擦满脸的汗水。他眉飞色舞地与售票员吆喝几句,时不时大声地打上两个喷嚏。然后掏出牙签,悠然自得地剔起牙来。

乘客一上车,汽车又吼出一阵杂乱无章的笛声,重新上路。赶早市的人还没有来得及行注目礼,喧闹的郊庄小镇就被汽车用在身后。朝阳初升,汽车在薄雾中的乡村公路上前行。树木迅速后退,整个世界在急切地往后奔跑。车上的女人利用难得的重逢,热烈地讨

论着彼此相关或独立的话题。男人点燃一根大前门,沉默地盯着窗外,面无表情。小孩在狭窄的过道里钻来钻去,他们喜欢随着车身的晃动而左摇右摆。

这实在奇妙,我不必使出吃奶的力气猛跑,凭妈妈用几毛钱换来的小纸片,汽车居然就把我拉到遥远的地方。我幻想着如果拥有一张更大些的纸片儿,或许就能到天宫闲逛一趟,顺便问问悟空为什么不喜欢当弼马温。坐在汽车里有一种恍惚的感觉,竖立的电线杆好似龙宫里的虾兵虾将,排队等待着我的视察,然后驯服而谦恭地退向远处。沿途的车站里有许多陌生的面孔,奇怪的,是我认识到偶然中的必然:在此之前我与他们未曾相遇,在此之后我们再也不会谈面,于是在心底满怀好奇地虚构他们的来来往往。

梦境的终极之处是海安县城。那里有喧哗热闹的学校,如梦如幻的影院,人声鼎沸的商场,神秘兮兮的邮局,一眼望不到头的林荫大道。呵,原来这个世界居然有远远超过邓

庄的热闹与非凡,真的大大超出我的想象。我像一尾好奇的鱼融进了汪洋,兴奋地在海流中尽情畅游。回家之后,我高深莫测地对幼儿园小伙伴不理不睬:“你们知道什么呀!”

从此,我贪婪地沉浸在无边的幻想之中。在海安之外的海安,在未来之中的未来,在遥远之上的遥远,一定有着花果山、天堂、仙界。在那里,我的身体可以享用无边的快乐自由,我的眼睛可以吞噬更多的人间桃花。从那儿转悠回来,好奇的邻人一定会羡慕地围着我问这问那,试图从我的行囊里抖落出最精彩的神话。

后来我慢慢地长大,上学、工作,无数次乘坐汽车、火车和飞机。像所有的乘客一样,我渐渐变得理智,冷静地盼望起点与终点间的距离省略为零。在车上,我经常使用的姿势是,手捧杂志,无聊地翻来翻去。回想起童年,汽车带给我那么丰富的联想,车上的每一秒钟都那么丰盈,能滴出色彩斑斓的幻梦。而现在,车轮与十全十美无关,我再也不会瞪大眼睛朝

窗外傻笑。我偶尔也会加入打八十分的行列,高声地讨论某一手牌的得失。当然,不会花费一秒钟去妄想与牌友五百年后的机缘。下车时我一点儿也不着急,因为我确切地知道,不管我有没有造访过,这座城市与它的弟兄们表情相似。

邓庄、海安、南京、北京、达喀尔、努瓦克肖特、巴黎、罗马,这些名字一一从我面前闪过,万花筒般绚烂。我偶尔也会犯迷糊,它们真的铭记了我飞奔的姿势了么?我匆匆飞掠的翅膀真的划过这些城市了吗?因为公务,我现在经常乘飞机前往非洲、欧洲,在飞机上,总是一副心不在焉、听之任之的表情。偶尔,我会带着感恩的心情回想起最初的汽车之旅。归根结底,那是对自由的向往、对未知的渴望。我想那个生龙活虎的汽车早就散架了,任何一个零件都逃不脱锈迹斑斑的命运,甚至早已与泥土融为一体。但是它永远在我的记忆深处奔跑,闪烁着诗意的光芒,不知疲倦地把我拉向最神奇的远方。

中秋之夜守新堤

(散文)

□周汝钧

沃,第一年种上大豆,第二年即可种我们农场的当家作物棉花。

第二年中秋时节,长江将迎来每年最大潮汛,这对新堤是个严峻的考验。

记得是到农场第三年的中秋节,那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我们接到紧急通知,连队立马组织护堤队赶赴大堤。我所在的武装排奉命守护一段长一公里的新堤,工具是人手一把板锹和一盏马灯。

清冷的中秋之夜,云彩中时隐时现的一轮圆月静静地悬挂在天空,我们冷静地观察悄无声息却时不时从深处卷起漩涡的江面,心里有一种神秘而又紧张的感觉。徐建生排长告诉我们,守护新堤的要点,就是注意观察新堤在潮水到来时有没有漏水现象。新筑的堤坝,土层还不够结实,加上老鼠、獾、螃蟹、蚌蚬一类的穴居动物会在堤坝上打洞,极易漏水,如不能及时发现,很快堤坝就会形成漏水的管洞,造成大堤的崩溃。

因为到得比较早,我们耐心等待

潮汛的到来。巡查过来的徐排长又叮嘱我们,等会潮水上来了,如果看到漏水的地方,千万不能在出水口处堵塞,一定要在进水口处堵塞漏洞,也就是在大堤外侧去找漏点,在大堤内侧处理,堵也堵不住。说实话,如果没有徐排长的提醒,我当时还真不知道这个堵漏的正解方法。

“上潮了!”夜幕下的堤坝上,远远近近有人在大喊。我们一个人守着二十米的责任地段,一手持钢板锹,一手拎着防风的马灯,紧张而又细地观察着江面和大堤的每一处动静。这一刻,整个农场似乎都陷入了沉寂,夜空中的孤雁声、喧闹着的东方红履带拖拉机的突突声,长江的潮水声,甚至草丛里的虫鸣声,都突然沉寂下来。微风也突然停息了,我们面前的江面在月光照耀下,宛如一大片垂直竖立起来的青色绸缎,看不到江水流动,但每一个人心里,似乎都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们压来。就在一瞬间,整个江面在微微升高,潮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进行了一次有效的冲锋,侵

蚀着我们脚下的堤坝。

江堤开始出现漏水现象,最危险的时刻来了,“我这边漏水啦!”喊叫声此起彼伏。我也看到了第一处漏水洞,水面上出现一股旋流,在流动中不紧不慢地扩大,越来越大。危险!我奋力将板锹扎进水流入口的地方,连续扎,借助流水的冲劲,泥沙很快就堵塞了漏洞。此处危险解除了,赶紧又到其他地方查找,五六处漏水洞都被及时发现并成功堵住。但回头一看,潮水已经冲上来了,离堤面只有一尺左右的距离。惊慌之中,突然传来激动人心的高呼声,原来大潮已经涨到顶了,现在已经进入平潮阶段,我们终于闯过最危险的关口。

中秋的月亮越来越大,越来越圆,拖拉机的轰鸣似乎又在一瞬间重新响了起来。

后来,我多次做过同一个梦:无边大海上,一轮圆月高悬,下面是巨浪滔滔,惊天动地,摄人心魄。不知是不是当年中秋夜守堤留下的印记。



江海新韵



立春(组诗)

□冯新民

如果没有季节
岁月不会有长短之句
不会有立春

我站在我失足的地方
看见唐诗看见宋词
看见那些
是不是该失足的名字
少了昨天或者今天

重读一些人
重读一些人的颜色
我想的人不在那里
但在颜色里是一种聚会

立春,给颜色做了长短句
没有平仄

孤山
孤山。一块石头
被汉唐之刀刻成一方印
盖在西湖上

凋谢的文字
走过落叶铺满的小径
为鹤为梅
为一个人的荒野立碑树传

水下的鱼被人播种
在那块石头上留下风雨

说是许多人来过
说是来过的人都成了石头
一条上山的路
记不清有多少汉唐之刀

没有刀痕的水
把石头的印记抱在怀里
沉默于水草
等待一座寺院
在那里坐禅

漂泊
我想漂泊
带着一间屋子一顶草帽
走过一把斧子
和她生锈的路

累了。找一个古代的驿站
在梅花树下
和一个远在天边的人
说一句远在天边的话

那句话行程万里
抵达那条想去的江河
也已经生锈

一颗漂泊的钉子
和一棵漂泊的树
在和谁问答

我想漂泊
一匹狼踏过大雪
正向我走来

想象中的季节
总有一个季节
迎春和菊花一起开放
给石头留的道路
被孤弦弹破

不想有水
天空划过的弧线
被光线凝固

终于找到一点光阴
修筑音乐的东篱
许多熟悉的名字
带着交响而来
交响神话和手中的玄铁

我想摆一桌高山流水
听天地玄黄
邀洞庭湖岳阳楼做伴
依栏而坐
坐看那个季节
在一支弦上
论语春秋

夜色
模糊了风的语言路的节奏
剩下目光
跟踪一棵树的过去和未来
窗子在窥视
我走去或者走来

衣袂飘飘在梦中森林
有獐有鹿有虎有豹
有天空印下的爪子正在远去
这不是城市的话题
城市把灯火布置成谜语
坐在远逝的寺庙
听禅
西窗外不是高山不是湖泊
一滴流水持剑而过
没有找到下落
我在一匹马上追逐草原
追逐鞭子上的落日
牛羊和时间在山坡上对话
烟尘扬起
为一只蹄子写下回家的注释
回到西窗
一堵墙扑面而来
穿着原始和原始的部落
却不告诉你谁是谁的文字
我深入的地方一片空白
是我送给空白的那缕烟尘
刻下拓片
只是字迹模糊
看不清水路和陆路的边界
看不清今晚的夜色
一座森林在谁手中出塞

偶记
玄鸟出没的园子
谁把手放在正午

鸟在飞翔
天空搬运着迁徙的季节

黄昏端起烟斗
让湖上布满云雾

洛神和瑶碧之声
隐隐传来

我望着一棵杨柳
撒出昨夜的风

月色淹没了黄昏
小径步入燕子的归路

东篱结满诗句
等待一个人不期而至

那个时候
如果不过来
一只手指可以拜佛

十指在一张桌上
成林

爱看你静静地坐着
在一隅

墙壁没有听见声音
只用一抹微笑
打开春天

我听见一只手指
没有声音

在一张画月上
走了梵高走了佛

剩下一张桌子的
梵语

江湖谣
给你三两风二两雨
仗剑天涯

一袭戈壁半襟沙漠
把夕阳和残月留在地平线上
面壁

十年有山百年有水
无山无水在千年之外
一支剑是姓是名
无名无姓在天涯之外

朝炊屈子之离骚
暮宿嵇康之竹林
仰天听一首满江红
三两风二两雨
都落在那孤台上

一叶扁舟
横在一生一世的出口和入口
等待那片飘落的桃花
仗剑天涯
面壁江湖